

职场初体验

三个贵人

□ 钱先峰



十年前的盛夏,我二战高考依然折戟沉沙,索性背起行囊南下打工,第一站去了南方的大城市,亲戚给我介绍工作,进厂做操作工。

亲戚是我姐夫的大伯,我也叫他“大伯”。进厂第一天,人事带我到各个车间参观,边走边介绍生产工序和操作要领。厂子百来号人,大部分是中青年,年纪最小的是我。大伯事先叮嘱过,他虽然是水磨车间的班长,但车间的活又脏又累,只能站着干活,让我别去;抛光车间的活虽能坐着操作,但车间灰尘多噪音大,时间久了对身体有害;锻造车间虽然工资高,但危险系数大。其他诸如热处理车间、木柄车间、包装车间都可以考虑。

人事带我在厂区转了一圈,我将大伯的话忘得一干二净,对抛光车间的活产生了兴趣。待人事问我意下如何时,我一拍脑袋就决定去抛光车间报到。

办理入职手续时,人事说要给我发放厂服,但需缴纳押金100元。我到传达室寄存行李处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,也没找到从家带来的三张百元大钞。门卫大叔看着我着急,主动问我遇到了什么困难,还很爽快地借我200元。

从笃定考大学的少年瞬间变成在工厂干活的打工仔,巨大的落差感让我心情低落。由于对工序不熟,第一天上岗操

作,我就制造了一堆不良品。刚开始的几天,班长还有说有笑,让我慢慢做,总有个适应的过程。后来几天见我依然在制造不良品,班长的笑容变成了呵斥,他越责骂我越紧张。工作不得要领,班长只好让我打下手。

半个月后,就在我以为工作即将步入正轨时,突然收到人事递给我的通知文件,他让我到热处理车间报到,理由是我无法胜任现在的岗位工作。

热处理车间的班长姓彭,三十出头,说话面带微笑,富有亲和力。他先让我当辅助工,老员工负责将半成品加热,我负责将半成品冷却。工作中,彭班长经常和我讲解工艺流程和特点,让我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。两个月后,我战胜恐惧,坐上了淬火的工位,新来的同事成了我的辅助工。

三个月后,我顺利转正,大伯选择离职回老家发展。我借门卫大叔的钱,在领到第一笔工资后及时归还。在彭班长的鼓励下,我越干越出色,他时不时在班前例会上夸我两句,号召新人向我学习。他知道我酷爱读书,还督促我参加成人高考,圆大学梦。

初入职场,我迷茫慌张,但运气不差,遇到了三个贵人,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善意。

一千元买教训

□ 朱廷嵩



刚入职那会儿,我算得上小鲜肉一枚,可小鲜肉太“嫩”,常常被来办事的人误以为是实习的大学生。

为了在大家面前展示成熟的一面,我穿上母亲给我买的西装并系上领带。我牢记父亲的话,多干活少说话,处处留心皆学问。那时的我,做事情小心翼翼,生怕有所泄露。

我负责出纳工作,在一次盘点库存时发现多出的一千元,报账凭证那么多,一时不知从何查起,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一位老大哥主动找上门,不慌不忙地对我说:“小朱,你多没多出一千元?”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,但还是不相信过了两手的支出能出现错误,盘算着一旦是别的地方有亏空也说不定,于是脸红脖子粗地说还没有点库,不清楚具体情况。

老大哥原封不动地拿出昨天我支付的那打钱,证明确实少了一千元。他说:“拿到钱后我连数都没数,悉数将钱揣到兜里,会计出身的妻子精打细算,一千元钱的出入怎能逃过她的火眼金睛,责令我必追

回余款。”

事已至此,就是我的疏忽给人付少了。我刚入职,不愿承认错误给人留下坏印象,又怕老大哥急了找领导,我的脸一时红一时白,汗水顺着脸颊流下,思绪在飞快运转,终于想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办法。我跟老大哥说:“账是否符合,暂时没法判断,但您家事要紧,为解燃眉之急,先支给你一千元,但需您的收条为据,如事后发现是支付错误,将做及时追回处理。”老大哥听了,欣然同意我的办法,写下收条后拿着一千元扬长而去。

我觉得自己的手法挺高明,同事得知后却说:“作为一个财务,遵守日清月结的工作规则是起码的要求,如果人家较真当场点库核对,你一点理也不占,况且你还让人家白纸黑字地留证据了。”我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如今已过去二十多年,老大哥就要退休,每每想起这件事,我还是对他心怀感激,并时刻提醒自己做事要严谨,做人要厚道。

欢迎那些充满智慧和调侃的文章、那些妙趣横生的观点、那些个性化的语言,篇幅以600~800字为宜。新鲜作者请联系我们——
QQ:235607346
邮箱:lbwkliaoke@163.com

编者按:

又是一年毕业季,大四学生迎来求职“大考”,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途。初入职场,萌新们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,换上一身成熟服装,解锁前所未有的体验,可能会结交新朋友,可能会因工作繁忙变得手忙脚乱或无所适从,也会担心做不好而被前辈批评。初入职场的你是否也这样?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?一起来聊聊初入职场的点点滴滴。

“菜鸟”变形记

□ 李钊

刚走出校园参加工作时,我满怀信心,以为天高任鸟飞,能直飞上九霄,工作一段时间后,才发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菜鸟”。回想起当年的经历,满脸火辣辣的,臊得慌。

正式就职后,我第一次给同事打电话,不会先介绍自己,噤里啪啦说了一通,对方听得不明就里,等我说完,他提醒我说:“以后给别人打电话,先要介绍自己是谁。”我发自内心的说:“谢谢。”

没过几天,单位收到外单位的一份信函,领导将复函大致内容给我说明后,让我拟一封复函,我自以为大学时发表过几篇文章,便很快将复函写完,得意洋洋地将邮件发给领导,等待他的夸奖。等我打开邮件时,傻眼了,草拟的复函从格式到内容,被领导改得面目全非,还有几个错别字被标注红色,它们像一双双通红的眼睛,似乎在嘲笑我。诸如这样的囧事,在我的工作初体验中还有不少。

虽然我是一只“菜鸟”,时不时犯低级错误,但同事对我却十分包容,帮我分析出错原因,告诉我如何解决,有时还默默帮我处理妥当,让我的工作在短时间内走上正轨。当我被派往另一个部门时,特意请同事吃饭,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。酒过三巡,有位大哥拍着我的肩膀



说:“我们愿意帮你、教你,一来因为我们是厚道人,二来你是个老实孩子,愿意学习也愿意干事。”其他同事也附和着,纷纷聊起我刚进单位的事。在他们的讲述中,我慢慢明白大家为什么会对我“另眼相待”。

刚进单位那会,我住在单位附近的集体宿舍里,每天我第一个到办公室,烧水、泡茶,将同事的办公桌全部擦一遍,再去食堂吃早餐。下了班我也是最后一个离

开办公室,将每天所学重新梳理一遍,扫地、断电后才离开。遇上苦活累活,或同事有需求,我都是二话不说便答应。做这些小事,我没有刻意为之,时间一长,他们便真诚地接纳我、包容我、帮助我。

我不否认职场上的“内卷”连连,但我坚信正视自己、勤于学习、待人以真、干事以诚,是每位职场人最核心的竞争力,而正是凭借这几项,完成“菜鸟”向“老鸟”的蜕变。

初为孩子王

□ 尘世淡香



上世纪80年代末,中师毕业的我被分到乡下中学当语文老师,并安排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。

学校所在乡镇偏远,坐车难。学校没围墙,教师的宿舍是泥房,木窗木门,房间无水无厕,还需自己挑水。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,但让中师毕业的我教初中生,多少有些无所适从,一来怕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,教学水平低;二来我比刚入

学的学生大不了几岁,驾驭不了他们,担心带不好班。

现实如此,我只能硬着头皮上。

学生基本是周边村子的孩子,我首要面对的问题是解决他们的住宿。学校没有像样的宿舍,一间不大的房间住二三十人,拥挤就罢了,还没有厕所,洗漱间也没有水,学生得自己去学校露天水井打水。校内只有两个大锅烧水供学生洗澡,大部分

在保洁岗位“翻车”

□ 马海霞

去单位报到那天,我信心满满,因为是个小单位,没几个大学生,以为去了肯定得到重用。谁知道我被安排到办公室,没有具体工作,哪个科室有杂活都喊我去帮忙。保洁员家中有事请假,领导办公室和会议室的卫生也“托付”给了我。

大学生干保洁,伤害性不大,侮辱性极强。

一次领导出差,我没及时打扫卫生,想着他回来前一天打扫干净就行。没想到领导提前两天回来了,看到办公室卫生没打扫,他写了一张纸条“今天工作不努力,明天回家找工作”,并让办公室主任交给我。

我被炒鱿鱼了。专业技术没施展,倒在了保洁岗位,职场二次“碾压”,让我羞愧难当。正当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,办公室主任告诉我,领导只是一时生气,过3天气就消了,让我

向他承认错误,继续上班。

我可不想受第三次“碾压”。办公室主任见我没吭声,又给我上课:“刚进入社会,都得经历几次磨难,你这才经历了第一次,就举手投降了?”

主任的话激起了我的斗志。3天后,我带着检讨书去见领导,领导看完对我说:“以后好好工作,再发现你工作不认真,还会炒你鱿鱼,今天去技术科上班。”

诚恳的道歉,让我得到了一份正经工作。多年后,领导告诉我,让我干保洁,是他故意为之,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喜欢端着架子,脏活累活不愿干,便想试探我,见我在保洁岗位没有尽职尽责,所以才假装炒我就鱼,给我点教训。

原来,这一切都是预谋。我时常在想,若当年我任劳任怨,日后是否有更好的职场发展空间和机会?

